

一個人的村莊

劉亮程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我的村莊有一場風那麼大，
有一粒塵土到一顆星辰那麼高遠，
有一年四季和一村莊人的一生那樣久長。

目 錄

第 一 輯

人畜共居 的村莊

我改變的事物	003
逃跑的馬	008
狗這一輩子	015
剩下的事情	018
通驢性的人	046
馮四	053
人畜共居的村莊	063
與蟲共眠	066
住多久才算是家	069
村東頭的人和村西頭的人	077
黃沙梁	080
春天的步調	092
幹點錯事	100
一條土路	103
別人的村莊	105
寒風吹徹	115
野地上的麥子	122
一個人的村莊	133

第二輯

風中的 院門

風中的院門	161
炊煙是村莊的根	162
鳥叫	165
捉迷藏	172
風改變了所有人的一生	182
天邊大火	185
誰的影子	189
那時候的陽光和風	192
共同的家	195
兩條狗	200
永遠一樣的黃昏	203
最後一隻貓	205
追狗	209
兩窩螞蟥	212
我的樹	218
樹會記住許多事	221
我認識那根木頭	226
老根底子	231
一個長夢	234
老皇渠村的地窩子	241
春天多遠	249
高處	256
韓老二的死	261

走着走着剩下我一個人	268
偷苞穀的賊	276
空氣中多了一個人的呼吸	285
一場叫劉二的風	289

第 三 輯

今生今世 的證據	只有故土	293
	一個人回來	294
	走近黃沙梁	300
	扔掉的路	303
	有人死了	305
	房子的主人回來了	313
	一頓晚飯	322
	好多樹	326
	留下這個村莊	330
	只剩下風	335
	閉着眼睛走路	337
	父親	343
	木匠	346
	坑窪地	350
	一截土牆	353
	狗全掙死了	359
	兩個村子	363
清點人數	367	

一村懶人	371
成長	376
大樹根	379
那些鳥會認人	386
我們家的一段路	390
坡上的村子	396
修門	400
遠遠的敲門聲	408
家園荒蕪	420
大地落日	435
柴火	443
我的死	447
今生今世的證據	455
我擋住了甚麼	458
最後時光	461
後記	465



第一輯

人畜共居的村莊

我改變的事物

我年輕力盛的那些年，常常扛一把鐵鍬，像個無事的人，在村外的野地上閒轉。我不喜歡在路上溜達，那個時候每條路都有一個明確去處，而我是個毫無目的的人，不希望路把我帶到我不情願的地方。我喜歡一個人在荒野上轉悠，看哪不順眼了，就挖兩鍬。那片荒野不是誰的，許多草還沒有名字，胡亂地長着。我也胡亂地生活着，找不到值得一幹的大事。在我年輕力盛的時候，那些很重很累人的活都躲得遠遠的，不跟我交手。等我老了沒力氣時又一件接一件來到生活中，欺負一個老掉的人。我想，這就是命運。

有時，我會花一晌午工夫，把一個跟我毫無關係的土包鏟平，或在一片平地上無辜地挖一個大坑。我只是不想讓一把好鍬在我肩上白白生鏽。一個在歲月中虛度的人，再搭上一把鍬、一幢好房子，甚至幾頭壯牲口，讓它們陪你虛晃蕩一世，那才叫不道德呢。當然，在我使喚壞好幾把鐵鍬後，也會想到村裏老掉的一些人，沒見他們幹出啥大事便把自己使喚成這副

樣子，腰也彎了，骨頭也散架了。

幾年後當我再經過這片荒地，就會發現我勞動過的地上有了些變化，以往長在土包上的雜草下來了，和平地上的草擠在一起，再顯不出誰高誰低。而我挖的那個大坑裏，深陷着一窩子墨綠。這時我內心的激動別人是無法體會的——我改變了一小片野草的佈局和長勢。就因為那麼幾畝，這片荒野的一個部位發生變化了，每個夏天都落到土包上的雨，從此再找不到這個土包。每個冬天也會有一些雪花遲落地一會兒——我挖的這個坑增大了天空和大地間的距離。對於跑過這片荒野的一頭驢來說，這點變化算不了甚麼，牠在荒野上隨便撒泡尿也會沖出一個不小的坑來。而對於世代生存在這裏的一隻小蟲，這點變化可謂地覆天翻，有些小蟲一輩子都走不了幾米，在牠的領地隨便挖走一畝土，牠都會永遠迷失。

有時我也會鑽進誰家的玉米地，蹲上半年再出來。到了秋天就會有一兩株玉米，鶴立雞群般聳在一片平庸的玉米地中。這是我的業績，我為這戶人家增收了幾斤玉米。哪天我去這家借東西，碰巧趕上午飯，我會毫不客氣地接過女主人端來的一碗粥和半塊玉米餅子。

我是個閒不住的人，卻永遠不會為某一件事去忙碌。村裏人說我是個「閒錘子」，他們靠一年年的勤勞改建了家園，添置了農具和衣服。我還是老樣子，他們不知道我改變了甚麼。

一次，我經過沙溝梁，見一棵斜長的胡楊樹，有碗口那麼粗吧，我想它已經歪着身子活了五六年了。我找了根草繩，拴在鄰近的一棵榆樹上，費了很大勁把這棵樹拉直。幹完這件事我就走了。兩年後我回來的時候，一眼看見那棵歪斜的胡楊已經長直了，既挺拔又壯實。拉直它的那棵榆樹卻變歪了。我改變了兩棵樹的長勢，而現在，誰也改變不了它們了。

我把一棵樹上的麻雀趕到另一棵樹上，把一條渠裏的水引進另一條渠。我相信我的每個行為都不同尋常地充滿意義。我是一個平常的人，住在這樣一個偏僻小村莊裏，注定要無所事事地閒逛一輩子。我得給自己找點閒事，有個理由活下去。

我在一頭牛屁股上拍了一鉏，牛猛躡幾步，落在最後的這頭牛一下子到了牛群最前面，碰巧有個買牛的人，這頭牛便被選中了。對牛來說，這一鉏就是命運。我趕開一頭正在交配的黑公羊，讓一頭急得亂跳的白公羊爬上去，這對我只是個小動作，舉手之勞。羊的未來卻截然不同了，本該下黑羊羔的那隻母羊，因此只能下隻白羊羔了。黑公羊肯定會恨我的，我不在乎。恨我的那隻羊和感激我的那隻羊，都在牧羊人的吆喝裏，塵土飛揚地翻過了沙梁。

牠們再被吆回來時，已是另一個黃昏了。那時我正站在另一道沙梁上，目送落日呢。沒人知道這一天的太陽是我送走的。每天黃昏獨自站在沙梁上，向太陽揮手告別的那個人就是

我。除了我，誰會做這個事呢。家裏來個客人走了，都會有人送到村頭。照耀了我們一整天的太陽走了，卻沒有人送別。他們不幹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直看着太陽走遠，當它落在地平線上，那紅彤彤的半個臉龐依依不捨地看着我時，我知道這個村莊裏它只認得我。因為，明天一早，獨自站在村東頭招手迎接日出的，肯定還是我。

當我五十歲的時候，我會很自豪地目睹因為我而成了現在這個樣子的大小事物，在長達一生的時間裏，我有意無意地改變了它們，讓本來黑的變成白，本來向東的去了西邊……而這一切，只有我一個人清楚。

我扔在路旁的那根木頭，沒有誰知道它擋住了甚麼。它不規則地橫在那裏，是一種障礙，一段時光中的堤壩，又像是一截指針，一種命運的暗示。每天都會有一些村民坐在木頭上，閒扯一個下午。也有幾頭牲口拴在木頭上，一個晚上去不了別處。因為這根木頭，人們坐到了一起，扯着閒話商量着明天、明年的事。因此，第二天就有人扛一架農具上南梁坡了，有人騎一匹快馬上胡家海子了……而在這個下午之前，人們都沒想好該去幹甚麼。沒這根木頭生活可能會是另一個樣子。坐在一間房子裏的板凳上和坐在路邊的一根木頭上商量出的事肯定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結果。

多少年後當眼前的一切成為結局，時間改變了我，改變了村裏的一切。整個老掉的一代人，坐在黃昏裏感歎歲月流逝、

滄桑巨變。沒人知道有些東西是被我改變的。在時間經過這個小村莊的時候，我幫了時間的忙，讓該變的一切都有了變遷。我老的時候，我會說，我是在時光中活老的。

逃跑的馬

我跟馬沒有長久貼身的接觸，甚至沒有騎馬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這樣簡單的經歷。頂多是牽一頭驢穿過浩浩蕩蕩的馬群，或者坐在牛背上，看騎馬人從身邊飛馳而過，揚起一片塵土。

我沒有太要緊的事，不需要快馬加鞭去辦理。牛和驢的性情剛好適合我——慢悠悠的。那時要緊的事遠未來到我的一生裏，我也不着急。要去的地方永遠不動地待在那裏，不會因為我晚到幾天或幾年而消失。要做的事情早幾天晚幾天去做都一回事，甚至不做也沒甚麼。我還處在人生的閒散時期，許多事情還沒迫在眉睫。也許有些活我晚到幾步被別人幹掉了，正好省得我動手。有些東西我遲來一會兒便不屬於我了，我也不在乎。許多年之後你再看，騎快馬飛奔的人和坐在牛背上慢悠悠趕路的人，一樣老態龍鍾回到村莊裏，他們衰老的速度是一樣的。時間才不管誰跑得多快多慢呢。

但馬的身影一直浮游在我身旁，馬蹄聲常年在村裏村外的土路上踏響，我不能迴避牠們。甚至天真地想，馬跑得那麼快，一定先我到達了一些地方。騎馬人一定把我今後的去處早

早遊蕩了一遍。因為不騎馬，我一生的路上必定印滿先行的馬蹄印兒，撒滿金黃的馬糞蛋兒。

直到後來，我徒步追上並超過許多匹馬之後，才打消了這種想法——曾經從我身邊飛馳而過揚起一片塵土的那些馬，最終都沒有比我走得更遠。在我還繼續前行的時候，牠們已變成一架架骨頭堆在路邊。只是騎手跑掉了。在馬的骨架旁，除了乾枯得像骨頭一樣的胡楊樹幹，我沒找到騎手的半根骨頭。騎手總會想辦法埋掉自己，無論深埋黃土還是遠埋在草莽和人群中。

在遠離村莊的路上，我時常會遇到一堆一堆的馬骨。馬到底碰到了怎樣沉重的事情，使牠如此強健的軀體承受不了，如此快捷有力的四蹄逃脫不了。這些高大健壯的生命在我們身邊倒下，留下堆堆白骨。我們這些矮小的生命還活着，我們能走多遠。

我相信累死一匹馬的，不是騎手，不是常年的奔波和勞累，對馬的一生來說，這些東西微不足道。

馬肯定有牠自己的事情。

馬來到世上，肯定不僅僅是給人拉車當坐騎。

村裏的韓三告訴我，一次他趕着馬車去沙門子，給一個親戚送麥種子。半路上馬車陷進泥潭，死活拉不出來，他只好回去找人借牲口幫忙。可是，等他帶着人馬趕來時，馬已經把車

拉出來走了，走得沒影了。他追到沙門子，那裏的人說，晌午看見一輛馬車拉着幾麻袋東西，穿過村子向西去了。

韓三又朝西追了幾十公里，到虛土莊子，村裏人說半下午時看見一輛馬車繞過村子向北邊去了。

韓三說他再沒有追下去，他因此斷定馬是沒有目標的東西，牠只顧自己往前走，好像牠的事比人更重要，竟然可以把人家等着下種的一車麥種拉着漫無邊際地走下去。韓三是有生活目標的人，要到哪就到哪，說幹啥就幹啥。他不會沒完沒了地跟着一輛馬車追下去。

韓三說完就去忙他的事了。以後很多年間，我都替韓三想着這輛跑掉的馬車。牠到底跑到哪去了。我打問過從每一條遠路上走來的人，他們或者搖頭，或者說，要真有一輛沒人要的馬車，他們會趕着回來的，這等便宜事他們不會白白放過。

我想，這匹馬已經離開道路，朝牠自己的方向走了。我還一直想在路上找到牠。

但牠不會擺脫車和套具。套具是用馬皮做的，皮比骨肉更耐久結實。一匹馬不會熬到套具朽去。

而車上的麥種早過了播種期，在一場一場的雨中發芽、霉爛。車輪和轅木也會超過期限，一天天地腐爛。只有馬不會停下來。

這是唯一跑掉的一匹馬。我們沒有追上牠，說明牠把骨頭扔在了我們尚未到達的某個遠地。馬既然要逃跑，肯定有甚麼

東西在追牠。那是我們看不到的、馬命中的死敵。馬逃不過它。

我想起了另一匹馬，拴在一戶人家草棚裏的一匹馬。我看到牠時，牠已奄奄一息，老得不成樣子。顯然牠不是拴在草棚裏老掉的，而是老了以後被人拴在草棚裏的。人總是對自己不放心，明知這匹馬老了，再走不到哪裏，卻還把牠拴起來，讓牠在最後的關頭束手就擒，放棄跟命運較勁。

我撕了一把草送到馬嘴邊，馬只看了一眼，又把頭扭過去。我知道牠已經嚼不動這一口草。馬的力氣穿透多少年，終於變得微弱黯然。曾經馱幾百斤東西，跑幾十里路不出汗不喘口粗氣的一匹馬，現在卻連一口草都嚼不動。

「一麻袋麥子誰都有揹不動的時候。誰都有老掉牙啃不動骨頭的時候。」

我想起父親告誡我的話。

好像也是在說給一匹馬。

馬老得走不動時，或許才會明白世上的許多事情，才會知道世上許多路該如何去走。馬無法把一生的經驗傳授給另一匹馬。馬老了之後也許跟人一樣，牠一輩子沒幹成甚麼大事，只犯了許多錯誤，於是牠把自己的錯誤看得珍貴無比，總希望別的馬能從牠身上吸取點教訓。可是，那些年輕的活蹦亂跳的兒馬，從來不懂得恭恭敬敬向一匹老馬請教。牠們有的是精力和時間去走錯路，老馬不也是這樣走到老的嗎？

馬和人常常為了同一件事情活一輩子。在長年累月、人馬共操勞的活計中，馬和人同時衰老了。我時常看到一個老人牽一匹馬穿過村莊回到家裏。人大概老得已經上不去馬，馬也老得再馱不動人。人馬一前一後，走在下午的昏黃時光裏。

在這漫長的一生中，人和馬付出了一樣沉重的勞動。人使喚馬拉車、趕路，馬也使喚人給自己飲水、餵草加料、清理圈裏的馬糞。有時還帶着馬去找畜醫看病，像照管自己的父親一樣熱心。堆在人一生中的事情，一樣堆在馬的一生中。人只知道馬幫自己幹了一輩子活，卻不知道人也幫馬操勞了一輩子。只是活到最後，人可以把一匹老馬的肉吃掉，皮子賣掉。馬卻不能對人這樣。

一個冬天的夜晚，我和村裏的幾個人，在遠離村莊的野地，圍坐在一群馬身旁，煮一匹老馬的骨頭。我們喝着酒，不斷地添着柴火。我們想，馬越老，骨頭裏就越能熬出東西。更多的馬靜靜站立在四周，用眼睛看着我們。火光映紅了一大片夜空。馬站在暗處，眼睛閃着藍光。馬一定看清了我們，看清了人。而我們一點都不知道馬在想些甚麼。

馬從不對人說一句話。

我們對馬的唯一理解方式是：不斷地把馬肉吃到肚子裏，把馬奶喝到肚子裏，把馬皮穿在腳上。久而久之，隱隱就會有一匹馬在身體中跑動。有一種異樣的激情聳動着人，變得像馬

一樣不安、騷動。而最終，卻只能用馬肉給我們的體力和激情，幹點人的事情，撒點人的野和牢騷。

我們用心理解不了的東西，就這樣用胃消化掉了。

但我們確實不懂馬啊。

記得那一年在野地，我把乾草垛起來，我站在風中，更遠的風裏一大群馬，石頭一樣靜立着，一動不動。牠們不看我，馬頭朝南，齊望着我看不到的一個遠處。根本沒在意我這個割草人的存在。

我停住手中的活，那樣長久羨慕地看着牠們，身體中突然產生一股前所未有的激情。我想嘶，想奔，想把鐮刀扔了，雙手落到地上，撒着歡子跑到馬群中去，昂起頭，看看馬眼中的明天和遠方。我感到我的喉管裏埋着一千匹馬的嘶鳴，四肢湧動着一萬隻馬蹄的奔騰。而我，只是低下頭，輕輕歎息了一聲。

我沒養過一匹馬，不像村裏有些人，自己不養馬喜歡偷別人的馬騎。晚上乘黑把別人的馬拉出來騎上一夜，到遠處辦完自己的事，天亮前把馬原樣拴回圈裏。第二天主人騎馬去奔一件急事，馬卻死活跑不起來。馬不把昨晚的事告訴主人。馬知道自己能跑多遠的路，不論給誰跑，馬把一生的路跑完便不跑了。人把馬鞭抽得再響也沒用了。

馬從來就不屬於誰。

別以為一匹馬在你胯下奔跑了多少年，這馬就是你的。在

馬眼裏，你不過是被牠馱運的一件東西。或許馬早把你當成了自己的一個器官，高高地安置在馬背上，替牠看路，拉韁繩，有時下來給牠餵草、梳毛、修理蹄子。交配時幫牠扶扶馬錘子。馬全靠感覺、憑天性。人在一旁看得着急，忍不住幫馬一把。馬正好一用勁，事成了。人在一旁傻傻地替馬笑兩聲。

其實馬壓根不需要人。人的最大毛病，是愛以自己的習好度量他物。人習慣了自己的，便認定馬也需要用這樣。人只會掃馬的興，多管閒事。

也許，沒有騎快馬奔一段路，真是件遺憾的事。許多年後，有些東西終於從背後漸漸地追上我。那都是些要命的東西，我年輕時不把它們當回事，也不為自己着急。有一天一回頭，發現它們已近在咫尺。這時我才明白了以往年月中那些不停奔跑的馬，以及騎馬奔跑的人。馬並不是被人鞭催着在跑，不是。馬在自己奔逃。馬一生下來便開始了奔逃。人只是在藉助馬的速度擺脫人命中的厄運。

而人和馬奔逃的方向是否真的一致呢。也許人的逃生之路正是馬的奔死之途，也許馬生還時人已經死歸。

反正，我沒騎馬奔跑過。我保持着自己的速度。一些年人們一窩蜂朝某個地方飛奔，我遠遠地落在後面，像是被遺棄。另一些年月人們回過頭，朝相反的方向奔跑，我仍舊慢慢悠悠，遠遠地走在他們前頭。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不騎馬。

狗這一輩子

一條狗能活到老，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太厲害不行，太懦弱不行，不解人意、善解人意了均不行。總之，稍一馬虎便會被人剝了皮燉了肉。狗本是看家守院的，更多時候卻連自己都看守不住。

活到一把子年紀，狗命便相對安全了，倒不是狗活出了甚麼經驗。儘管一條老狗的見識，肯定會讓一個走遍天下的人吃驚。狗卻不會像人，年輕時咬出點名氣，老了便可坐享其成。狗一老，再無人謀牠脫毛的皮，更無人敢問津牠多病的肉體。這時的狗很像一位歷經滄桑的老人，世界已拿牠沒有辦法，只好撒手，交給時間和命。

一條熬出來的狗，熬到拴牠的鐵鏈朽了，不掙而斷。養牠的主人也入暮年，明知這條狗再走不到哪裏，就隨牠去吧。狗搖搖晃晃走出院門，四下裏望望，是不是以前的村莊已看不清楚。狗在早年撿到過一根乾骨頭的沙溝梁轉轉，在早年戀過一條母狗的亂草灘轉轉，遇到早年咬過的人，遠遠避開，一副內

疾的樣子。其實人早好了傷疤忘了疼。有頭腦的人大都不跟狗計較，有句俗話：狗咬了你你還去咬狗嗎？與狗相咬，除了啃一嘴狗毛你又能佔到啥便宜。被狗咬過的人，大都把仇記恨在主人身上，而主人又一股腦把責任全推到狗身上。一條狗隨時都必須準備承受一切。

在鄉下，家家門口拴一條狗，目的很明確：把門。人的門被狗把持，彷彿狗的家。來人並非找狗，卻要先與狗較量一陣，等到終於見了主人，來時的心境已落了大半，想好的話語也嚇忘掉大半。狗的影子始終在眼前竄悠，答問間時聞狗吠，令來人驚魂不定。主人則可從容不迫，坐察其來意。這叫未與人來先與狗往。

有經驗的主人聽到狗叫，先不忙着出來，開個門縫往外瞧瞧。若是不想見的人，比如來借錢的，討債的，尋仇的……便裝個沒聽見。狗自然咬得更起勁。來人朝院子裏喊兩聲，自愧不如狗的嗓門大，也就不喊了。狠狠踢一腳院門，罵聲「狗日的」，走了。

若是非見不可的貴人，主人一趟子跑出來，打開狗，罵一句「瞎了狗眼了」，狗自會沒趣地躲開，稍慢一步又會捱棒子。狗捱打捱罵是常有的事，一條狗若因主人錯怪便賭氣不咬人，睜一眼閉一眼，那牠的狗命也就不長了。

一條稱職的好狗，不得與其他任何一個外人混熟。在牠的狗眼裏，除主人之外的任何面孔都必須是陌生的、危險的。更不得與鄰居家的狗相往來。需要交配時，兩家狗主人自會商量好了，公母牽到一起，主人在一旁監督着。事情完了就完了。萬不可藕斷絲連，弄出感情，那樣狗主人會妒忌。人養了狗，狗就必須把所有愛和忠誠奉獻給人，而不應該給另一條狗。

狗這一輩子像夢一樣飄忽，沒人知道狗是帶着甚麼使命來到人世。

人一睡着，村莊便成了狗的世界，喧囂一天的人再無話可說。土地和人都乏了。此時狗語大作，狗的聲音在夜空飄來蕩去，將遠遠近近的村莊連在一起。那是人之外的另一種聲音，飄遠、神秘。莽原之上，明月之下，人們熟睡的軀體是聽者，土牆和土牆的影子是聽者，路是聽者。年代久遠的狗吠融入空氣中，已經成寂靜的一部分。

在這眾狗狺狺的夜晚，肯定有一條老狗，默不作聲。牠是黑夜的一部分。牠在一個村莊轉悠到老，是村莊的一部分。牠再無人可咬，因而也是人的一部分。這是條終於可以冥然入睡的狗，在人們久不再去的僻遠路途，廢棄多年的荒宅舊院，這條狗來回地走動，眼中滿是人們多年前的陳事舊影。

剩下的事情

一、剩下的事情

他們都回去了。我一個人留在野地上，看守麥垛。得有一個月時間，他們才能忙完村裏的活兒，騰出手回來打麥子。野地離村子有大半天的路，也就是說，一個人不能在一天內往返一次野地。這是大概兩天的路程，你硬要一天走完，說不定你走到甚麼地方，天突然黑了，剩下的路可就不好走了。誰都不想走到最後，剩下一截子黑路。是不是。

緊張的麥收結束了。同樣的勞動，又在其他甚麼地方開始，這我能想得出。我知道村莊周圍有幾塊地。他們給我留下夠吃一個月的麵和米，留下不夠炒兩頓菜的小半瓶清油。給我安排活兒的人，臨走時又追加了一句：別老閒着望天，看有沒有剩下的活兒，主動幹幹。

第二天，我在麥茬地走了一圈，發現好多活兒沒有幹完，麥子沒割完，麥捆沒有拉完。可是麥收結束了，人都回去了。

在麥地南邊，扔着一大捆麥子。顯然是拉麥捆的人故意漏裝的。地西頭則整齊地長着半壟麥子。即使割完的麥壟，也在最後剩下那麼一兩鐮，不好看地長在那裏。似乎人幹到最後已沒有一絲耐心和力氣。

我能想到這個剩下半壟麥子的人，肯定是最後一個離開地頭。在那個下午的斜陽裏，沒割倒的半壟麥子，一直望着扔下它們的那個人，走到麥地另一頭，走進或蹲或站的一堆人裏，再也認不出來。

麥地太大。從一頭幾乎望不到另一頭。割麥的人一人把一壟，不抬頭地往前趕，一直割到天色漸晚，割到四周沒有了鐮聲，抬起頭，發現其他人早割完回去了，剩下他孤零零的一壟。他有點急了，彎下腰猛割幾鐮，又茫然地停住。地裏沒一個人。幹沒幹完都沒人管了。沒人知道他沒幹完，也沒人知道他幹完了。驗收這件事的人回去了。他一下泄了氣，癱坐在麥茬上，愣了會兒神：球，不幹了。

我或許能查出這個活兒沒幹完的人。

我已經知道他是誰。

但我不能把他喊回來，把剩下的麥子割完。這件事已經結束，更緊迫的勞動在別處開始。剩下的事情不再重要。

以後幾天，我幹着許多人幹剩下的事情，一個人在空蕩蕩的麥地裏轉來轉去。我想許多轟轟烈烈的大事之後，都會有一

個收尾的人，他遠遠地跟在人們後頭，幹着他們自以為幹完的事情。許多事情都一樣，開始幹的人很多，到了最後，便成了某一個人的。

二、遠離村人

我每天的事：早晨起來望一眼麥垛。總共五大垛，一溜排開。整個白天可以不管它們。到了下午，天黑之前，再朝四野裏望一望，看有無可疑的東西朝這邊移動。

這片大野隱藏着許多東西。一個人，五垛麥子，也是其中的隱匿者，誰也不願讓誰發現。即使是樹，也都蹲着長，軀幹一曲再曲，枝丫匍着地伸展。我從沒在荒野上看見一棵像楊樹一樣高揚着頭，招搖而長的植物。有一種東西壓着萬物的頭，也壓抑着我。

有幾個下午我注意到西邊的荒野中有一個黑影在不斷地變大。我看不清那是甚麼，它孤孤地蹲在那裏，讓我幾個晚上沒睡好覺。若有個東西在你身旁越變越小最後消失了，你或許一點不會在意。有個東西在你身邊突然大起來，變得巨大無比，你便會感到驚慌和恐懼。

早晨天剛亮我爬起來，看見那個黑影又長大了一些。再看麥垛，似乎一夜間矮了許多。我有點擔心，扛着鋤小心翼翼地

走過去，穿過麥地走了一陣，才看清楚，是一棵樹。一棵枯死的老胡楊樹突然長出許多枝條和葉子。我圍着樹轉了一圈。許多葉子是昨晚上才長出來的，我能感覺到它的枝枝葉葉還在長，而且會長得更加蓬蓬勃勃。我想這棵老樹在熬過了一個乾旱夏天後，它的某一條根，突然扎到了土地深處的一個旺水層。我想一定是這樣的。

能讓一棵樹長得粗壯興旺的地方，也一定會讓一個人活得像模像樣。往回走時，我暗暗記住了這個地方。那時，我剛剛開始模糊地意識到，我已經放任自己像植物一樣去隨意生長。我的胳膊太細，腿也不粗，膽子也不大，需要長的東西很多。多少年來我似乎忘記了生長。

隨着剩下的事情一點一點地幹完，莫名的空虛感開始籠罩草棚。活兒幹完了，鐮刀和鐵鍬扔到一邊。孤單成了一件事情。寂寞和恐懼成了一件大事情。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個，而它們——成群的、連片的、成堆的對着我。我的群落在幾十里外的黃沙梁村裏。此時此刻，我的村民幫不了我，朋友和親人幫不了我。

我的寂寞和恐懼是從村裏帶來的。

每個人最後都是獨自面對剩下的寂寞和恐懼，無論在人群中還是在荒野上。那是他一個人的。

就像一粒蟲、一棵草，在它浩蕩的群落中孤單地面對自己

的那份歡樂和痛苦。其他的蟲草不知道。

一棵樹枯死了，提前進入了比生更漫長的無花無葉的枯木期。其他的樹還活着，枝繁葉茂。陽光照在綠葉上，也照在一棵枯樹上。我們看不見一棵枯樹在陽光中生長着甚麼。它埋在地深處的根在向甚麼地方延伸。死亡以後的事情，我們不知道。

一個人死了，我們把他攔過去——埋掉。

我們在墳墓旁邊往下活。活着活着，就會覺得不對勁：這條路是誰留下的。那件事誰做過了。這句話誰說過。那個女人誰愛過。

我在村人中生活了幾十年，甚麼事都經過了，再待下去，也不會有啥新鮮事。剩下的幾十年，我想在花草中度過，在蟲鳥水土中度過。我不知道這樣行不行，或許村裏人會把我喊回去，讓我娶個女人生養孩子。讓我翻地，種下一年的麥子。他們不會讓我閒下來，他們必做的事情，也必然是我的事情。他們不會知道，在我心中，這些事情早就結束了。

如果我還有甚麼剩下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一棵草的事情，一粒蟲的事情，一片雲的事情。

我在野地上還有十幾天時間，也可能更長。我正好遠離村人，做點自己的事情。

三、風把人颳歪

颳了一夜大風。我在半夜被風喊醒。風在草棚和麥垛上發出恐怖的怪叫，像女人不舒暢的哭喊。這些突兀地出現在荒野中的草棚麥垛，絆住了風的腿，扯住了風的衣裳，纏住了風的頭髮，讓它追不上前面的風。她撕扯，哭喊。喊得滿天地都是風聲。

我把頭伸出草棚，黑暗中隱約有幾件東西在地上滾動，滾得極快，一晃就不見了。是風把麥捆颳走了。我不清楚颳走了多少，也只能看着它颳走。我比一捆麥子大不了多少，一出去可能就找不見自己了。風朝着村子那邊颳。如果風不在中途拐彎，一捆一捆的麥子會在風中跑回村子。明早村人醒來，看見一捆捆麥子躲在牆根，像回來的家畜一樣。

每年都有幾場大風經過村莊。風把人颳歪，又把歪長的樹颳直。風從不同方向來，人和草木，往哪邊斜不由自主。能做到的只是在每一場風後，把自己扶直。一棵樹在各種各樣的風中變得扭曲，古裏古怪。你幾乎可以看出它滄桑軀幹上的哪個彎是南風吹的，哪個拐是北風颳的。但它最終高大粗壯地立在土地上，無論南風北風都無力動搖它。

我們村邊就有幾棵這樣的大樹，村裏也有幾個這樣的人。我太年輕，根扎得不深，軀幹也不結實，擔心自己會被一場大

風颳跑，像一棵草一片樹葉，隨風千里，飄落到一個陌生地方。也不管你喜不喜歡，願不願意，風把你一扔就不見了。你沒地方去找風的麻煩，颳風的時候滿世界都是風，風一停就只剩下空氣。天空若無其事，大地也像甚麼都沒發生。只有你的命運被改變了，莫名其妙地落在另一個地方。你只好等另一場相反的風把自己颳回去。可能一等多年，再沒有一場能颳起你的大風。你在等待飛翔的時間裏不情願地長大，變得沉重無比。

去年，我在一場東風中，看見很久以前從我們家榆樹上颳走的一片樹葉，又從遠處颳回來。它在空中翻了幾個跟頭，搖搖晃晃地落到窗台上。那場風剛好在我們村裏停住，像是猛然刹住了車。許多東西從天上往下掉，有紙片——寫字的和沒寫字的紙片、布條、頭髮和毛，更多的是樹葉。我在紛紛下落的東西中認出了我們家榆樹上的一片樹葉。我趕忙抓住它，平放在手中。這片葉的邊緣已有幾處損傷，原先背陰的一面被曬得有些發白——它在甚麼地方經受了甚麼樣的陽光。另一面黏着些褐黃的黏土。我不知道它被颳了多遠又被另一場風颳回來，一路上經過了多少地方，這些地方都是我從沒去過的。它飄回來了，這是極少數的一片葉子。

風是空氣在跑。一場風一過，一個地方原有的空氣便跑光了，有些氣味再聞不到，有些東西再看不到——昨天瀰漫村巷的誰家炒菜的肉香。昨晚被一個人獨享的女人的體香。下午晾

在樹上忘收的一塊布。早上放在窗台上寫着幾句話的一張紙。風把一個村莊醞釀許久的、被一村人吸進呼出弄出特殊味道的一窩子空氣，整個地搬運到百里千里外的另一個地方。

每一場風後，都會有幾朵我們不認識的雲，停留在村莊上頭，模樣怪怪的，顏色生生的，弄不清啥意思。短期內如果沒風，這幾朵雲就會一動不動賴在頭頂，不管我們喜不喜歡。我們看順眼的雲，在風中跑得一朵都找不見。

風一過，人忙起來，很少有空看天。偶爾看幾眼，也能看順眼，把它認成我們村的雲，天熱了盼它遮遮陽，地旱了盼它下點雨。地果真就旱了，一兩個月沒水，莊稼一片片蔫了。頭頂的幾朵雲，在村人苦苦的期盼中果真有了些雨意，顏色由雪白變鉛灰再變墨黑。眼看要降雨了，突然一陣北風，這些飽含雨水的雲跌跌撞撞，飛速地離開村莊，在荒無人煙的南梁上，嘩啦啦下了一夜雨。

我們望着頭頂騰空的晴朗天空，罵着那些養不乖的野雲。第二天全村人開會，做了一個嚴厲的決定：以後不管南來北往的雲，一律不讓它在我們村莊上頭停，讓雲遠遠滾蛋。我們不再指望天上的水，我們要挖一條穿越戈壁的長渠。

那一年村長是胡木，我太年輕，整日縮着頭，等待機會來臨。

各種各樣的風經過了村莊。屋頂上的土，吹光幾次，住在

房子裏的人也記不清楚。無論南牆北牆東牆西牆都被風吹舊，也都似乎為一戶戶的村人擋住了南來北往的風。有些人不見了，更多的人留下來。甚麼留住了他們。

甚麼留住了我。

甚麼留住了風中的麥垛。

如果所有糧食在風中跑光，所有的村人，會不會在風停之後遠走他鄉，留一座空蕩蕩的村莊。

早晨我看見被風颳跑的麥捆，在半里外，被幾棵鈴鐺刺攔住。

這些一墩一墩，長在地邊上的鈴鐺刺，多少次擋住我們的路，掛爛手和衣服，也曾多少次被我們的鋤頭連根挖除，堆在一起一把火燒掉。可是第二年它們又出現在那裏。

我們不清楚鈴鐺刺長在大地上有啥用處。它渾身的小小尖刺，讓企圖吃它的嘴、折它的手和踐它的蹄遠離之後，就閒閒地端扎着，刺天空，刺雲，刺空氣和風。現在它抱住了我們的麥捆，沒讓它在風中跑遠。我第一次對鈴鐺刺深懷感激。

也許我們周圍的許多東西，都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關鍵時刻挽留住我們。一株草，一棵樹，一片雲，一隻小蟲……它替匆忙的我們在土中扎根，在空中駐足，在風中淺唱……

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

任何一棵樹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

任何一粒蟲的鳴叫也是人的鳴叫。

四、鐵鍬是個好東西

我出門時都扛着鐵鍬。鐵鍬是這個世界伸給我的一隻孤手，我必須牢牢握住它。

鐵鍬是個好東西。

我在野外走累了，想躺一陣，幾鍬就會鏟出一塊平坦的床來。順手挖兩鍬土，就壘一個不錯的枕頭。我睡着的時候，鐵鍬直插在荒野上，不同於任何一棵樹一杆枯木。有人找我，遠遠會看見一把鍬。有野驢野牛飛奔過來，也會早早繞過鐵鍬，免得踩着我。遇到難翻的梁，雖不能挖個洞鑽過去，碰到擋路的灌木，卻可以一鍬鏟掉。這棵灌木也許永不會弄懂握這一鍬的緣故——它長錯了地方，擋了我的路。我的鐵鍬毫不客氣地斷了它一年的生路。我卻從不去想是我走錯了路，來到野棘叢生的荒地。不過，第二年這棵灌木又會從老地方重長出一棵來，還會長到這麼高，長出這麼多枝杈，把我鏟開的路密封死。如果幾年後我從原路回來，還會被這一棵擋住。樹木不像人，在一個地方吃了虧下次會躲開。樹僅有一條向上的生路。我東走西走，可能越走越遠，再回不到這一步。

在荒野上我遇到許多動物，有的頭頂尖角，有的嘴齜利牙，有的渾身帶刺，有的飛揚猛蹄，我肩扛鐵鍬，互不相犯。

我還碰到過一匹狼。幾乎是迎面遇到的。我們在相距約二十米處同時停住。狼和我都感到突然——兩個低頭趕路的敵對動物猛一抬眼，發現彼此已經照面，繞過去已不可能。狼上上下下打量着我。我從頭到尾注視着狼。這匹狼看上去就像一個窮叫花子，毛髮如秋草黃而雜亂，像是剛從刺叢中鑽出來，脊背上還少了一塊毛。肚子也癢癢的，活像一個沒支穩當的骨頭架子。

看來牠活得不咋樣。

這樣一想倒有了一點優越感。再看狼的眼睛，也似乎可憐兮兮的，像在乞求：你讓我吃了吧。你就讓我吃了吧。我已經幾天沒有吃東西了。

狼要是吃麥子，我會扔給牠幾捆子。要是吃飯，我會為牠做一頓。問題是，狼非要吃肉。吃我腿上的肉，吃我胸上的肉，吃我胳膊上的肉，吃我臉上的肉。在狼天性的孤獨中我看到牠選擇唯一食物的孤獨。

我沒看出這是匹公狼還是母狼。我沒敢把頭低下朝牠的後檔裏看，我怕牠咬斷我的脖子。

在狼眼中我又是啥樣子呢。狼那樣認真地打量着我，從頭到腳，足足有半小時，最後狼悻悻地轉身走了。我似乎從狼的眼神中看見了一絲失望——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失望。

我不清楚這絲失望的全部含意。我一直看着狼翻過一座沙梁後消失。我鬆了一口氣，放下肩上的鐵鍬，才發現握鍬的手已出汗。

這匹狼大概從沒見過扛鍬的人，對我肩上多出來的這一截東西眼生，不敢貿然下口。狼放棄了我。狼是明智的。不然我的鍬刃將染上狼血，這是不願看到的。

我沒有狼的孤獨。我的孤獨不在荒野上，而在人群中。人們幹出的事情放在這裏，即使最無助時我也不覺孤獨和恐懼。假若有一群猛獸飛奔而來，牠會首先驚懾於荒野中的這片麥地，以及聳在地頭的高大麥垛，而後對站在麥垛旁手持鐵鍬的我不敢輕視。一群野獸踏上人耕過的土地，踩在人種出的作物上，也會像人步入猛獸出沒的野林一樣驚恐。

人們幹出的事情放在土地上。

人們把許多大事情都幹完了。剩下些小事情。人能幹的事情也就這麼多了。

而那匹剩下的孤狼是不是人的事情。人遲早還會面對這匹狼，或者消滅或者讓牠活下去。

我還有多少要幹的事情。哪一件不是別人幹剩下的——我自己的事情。如果我把所有的活兒幹完，我會把鐵鍬插在空地上遠去。

曾經幹過多少事情，刃磨短磨鈍的一把鐵鍬，插在地上。

是誰最後要面對的事情。